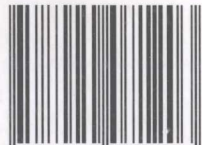




ISBN 978-7-02-007120-3



9 787020 071203 >

定价：62.00元（全二册）

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

战争与和平

(下)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刘辽逸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就进书房去了。皇帝还在后面，贝尼格森赶到前面来准备迎接皇帝。切尔内绍夫和安德烈公爵走到门廊台阶上。面带倦容的皇帝下了马。保罗西侯爵对皇帝讲着什么。皇帝向左侧低着头，听保罗西非常热烈地絮叨，看来皇帝想结束谈话，开始向前走，但是那个满脸通红、神情激动的意大利人，竟然忘记礼节，跟在他后面继续说：

“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保罗西说，这时皇帝已经走上台阶，看见安德烈公爵，打量了一下他所不熟悉的面孔。

“陛下，”保罗西仿佛按捺不住，不顾一切地继续说，“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我看他只有两个地方好去：一个是疯人院，一个是绞刑架。”皇帝没听完，也许根本没有听那个意大利人的话，认出博尔孔斯基，就和蔼地对他说：

“很高兴看见你，去参加他们的会吧，在那儿等等我。”皇帝走进书房。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施泰因男爵跟着他走进去，把门带上。安德烈公爵利用皇帝的许可，和他在土耳其就认识的保罗西一起走进正在那儿开会的客厅。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担任类似皇帝的参谋长的职务。他带着一卷地图从书房出来，走进客厅，把地图摊在桌上，转达了几个问题，想听听与会诸位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情况是，夜里接到一个消息（后来证实不确），说法军要迂回进攻德里萨阵地。

首先发言的是阿姆菲尔德将军，他出人意外地提出一个完全新的、毫无道理的（只不过表示他也能提出一个意见）方案——在通往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路旁侧构筑阵地，他认为应当在那儿集结军队等待敌人，这样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显然，阿姆菲尔德的这个计划早就拟好了，他现在陈述它，与其说目的是为了对提案予以解答（实际并未解答），不如说是利用这个机会把它发表出来。这是无数建议中的一个，这些建议如同其他的建议都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如果不顾及战争具有怎样的具体特点的话。有些人反对他的意见，有些人赞成。年轻的上校托尔比别人都热烈地反对瑞典将军的意见，在争论的当儿，他从衣兜里掏出写满字迹的笔记本，请求让他念一遍。托尔从长篇大论的笔记中提出一个与阿姆菲尔德和普弗尔完全不同的作战计划。保罗西在反驳托尔时，提出一个向前挺进和进攻的计划，照

“您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啊？……您心里是怎么想的？啊？”

“我拿老百姓怎么办呢？”德龙说。“他们完全疯了。对他们我也是那么说嘛……”

“我也是那么说嘛，”阿尔帕特奇说。“他们在狂饮吧？”他简短地问。

“全都疯狂了。雅科夫·阿尔帕特奇：运来了第二桶酒。”

“你听着。我到警察局长那儿去一趟，你去对付那些老百姓，叫他们回心转意，把大车准备好。”

“是，听见了，”德龙回答。

雅科夫·阿尔帕特奇不再继续坚持了。他在长期统治老百姓中知道，使人们服从的主要手段就是不要向他们露出怀疑他们可能不服从。从德龙口里得到顺从的“是啦——您老”这句回复，雅科夫·阿尔帕特奇感到满意，虽然他不仅怀疑，而且差不多相信，不借助军队的力量是弄不到车的。

果然，到晚上车还没有集合起来。在村里的酒馆里又举行集会，在集会上决定把马赶到树林里，并且不出大车。阿尔帕特奇没有把这事告诉公爵小姐。他吩咐从童山来的大车上把他的行李卸下来，把那些马套在公爵小姐的马车上，然后他就去找上级官府去了。

十

在父亲安葬后，玛丽亚公爵小姐关在自己房里，不让任何人进来。女仆来到门前，禀告阿尔帕特奇前来请示出发的事（这还是在阿尔帕特奇和德龙谈话之前的事）。玛丽亚公爵小姐从她躺着的沙发上欠起身来，冲着关闭的门说，她什么地方也不去，叫人不要打扰她。

玛丽亚公爵小姐卧室的窗户是朝西开的。她面对墙壁躺着，用手指来回地抚摩皮靠枕的扣子，眼睛只盯着这个皮靠枕，她那模糊的思想集中在一点上：她在想不可挽回的死以及在这之前她还不知道、在父亲患病期间才表现出来的内心的卑鄙。她想祈祷，但又不敢祈祷，不敢在她目前的心境中向上帝求援。她在这种姿势中躺了很久。

太阳照到对面的墙上，夕阳的斜晖射进敞开的窗口，照亮了房间

和她眼前的羊皮靠枕的一角。她的思路忽然停住了。她毫无意识地坐起来，整理了一下头发，站起来走到窗前，不由得深深地吸着晴朗的、微风吹拂的傍晚的清凉空气。

“是的，现在你可以随意欣赏傍晚的风光了！他已经不在了，谁也不会打扰你了，”她在内心说道，倒在椅子上，头靠着窗台。

有人用娇柔的声音在窗外花园里轻轻叫她的名字，吻她的头，她抬头看了看。原来是布里安小姐，她穿一件黑衣裳，戴着黑纱。她悄悄走到玛丽亚公爵小姐跟前，叹着气吻她，立刻哭泣起来。玛丽亚公爵小姐看了看她。她想起跟她的一切过去的冲突，对她的猜疑；还想起他近来改变了对布里安小姐的态度，不见她，由此看来，玛丽亚公爵小姐内心对她的责备是多么不公平。“难道不是我，不是我盼望他死吗？我有什么资格责备别人呢！”她想道。

玛丽亚公爵小姐生动地想象布里安小姐的处境，近来她离群索居，而同时又得依靠她，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对她怜悯起来。她温和地、疑问地望了望她，把手伸给她。布里安小姐立刻哭起来，吻她的手，念叨着公爵小姐遭到的不幸，把自己扮成一个同情不幸的人。她说，在她的不幸的时刻，唯一的慰藉就是公爵小姐允许她分担她的不幸。她说，在这巨大的悲伤面前，所有过去的误会应当一笔勾销，她觉得她在一切方面都是清白的，他在那个世界会看见她的眷恋和感激的。公爵小姐听着她，不理解她的话，只是有时看看她，听听她的声音。

“您的处境格外可怕，亲爱的公爵小姐，”布里安小姐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白，您从来不会，现在也不会想着自己；但是由于我爱您，我必须这样做……阿尔帕特奇到您这儿来过吗？他和您谈过动身的事吗？”她问。

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回答。她不明白是什么人要走，要到那儿去。“现在还能做什么事，想什么事呢？难道不是一样吗？”她没有吭气。

“您可知道，亲爱的玛丽亚，”布里安小姐说，“您可知道咱们的处境很危险，咱们被法军包围了；现在走，太危险了。如果走的话，恐怕准会被俘虏，上帝才知道……”

了父亲吗？”

“真的吗！她在哪儿？我很想去看她，”皮埃尔说。

“昨天我和她消磨了一个晚上。她就要和她侄儿一起到莫斯科近郊的田庄去，今天或者明儿一早。”

“她怎么样，还好吗？”皮埃尔说。

“还好，很悲伤。您可知道谁救了她？这真是一个传奇故事。是尼古拉·罗斯托夫。她被包围了，那些人要杀害她，伤了一些她的人。他冲进去把她救了出来……”

“又一个传奇故事，”那个民军说。“一定是为全体老小姐都能出嫁，才来这次大逃难的。卡季什是一个，博尔孔斯卡娅又是一个。”

“您可知道，我真的相信，她有点爱上那个年轻人了。”

“罚款！罚款！罚款！”

“但是用俄国话应当怎么说呢？……”

十八

皮埃尔回到家里，仆人递给他当天取来的两张拉斯托普钦的传单。

第一张传单说，谣传拉斯托普钦伯爵禁止人们离开莫斯科，——不确实，相反，拉斯托普钦伯爵欢迎太太小姐们和商人的妻子离开莫斯科。“可以少点恐惧，也就少点传闻，”传单上说，“但是我以生命担保，那个恶棍决到不了莫斯科。”这句话使皮埃尔第一次清楚地看出，法国人一定要到莫斯科。第二份传单是说我们的大本营是在维亚济马，维特根施泰因伯爵打败了法国人，但是由于许多居民愿意武装起来，所以军火库为他们准备了武器：军刀、手枪、长枪，这些武器将廉价卖给居民。传单的口吻已经不像先前在奇吉林谈话中那样戏谑了。皮埃尔对着这些传单沉思起来。显然一场可怕的、孕育着暴风雨的乌云——他曾经以全部灵魂的力量呼唤、同时在他内心不由己地引起恐惧的乌云，显然已经临近了。

“我是前去服军役，到部队里去呢，还是等一等？”他第一百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他从桌上拿起一副牌，开始摆起牌阵来。

子、绿坎肩、可怜地呻吟着、一脸红胡子的胖子。站在旁边的另一个罪犯，面色苍白，身体瘦削。从脸型看，两个都是法国人。皮埃尔挤进人群，他那神情很像那个瘦削的法国人，惊慌而且痛苦。

“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人？为了什么？”他问。但是那群人（其中有官吏、小市民、商人、农民、穿着肥大外衣和短皮外套的女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行刑台上发生的事，没有人答话。那个胖子站起来，紧锁着眉头，耸耸肩，显然想要表示坚定，不向周围看，把他的坎肩穿上；可是忽然间，他的嘴唇颤抖了，他哭了，像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似的哭了，同时为了哭泣生自己的气。人们大声谈起话来，皮埃尔觉得，他们大声谈话是为了抑制他们的怜悯感情。

“他是某公爵的厨子……”

“怎么样，先生，看来俄国的酱油到法国人嘴里就变成醋了……酸得龇牙咧嘴的，”一个站在皮埃尔旁边的满脸皱纹的小职员在法国人哭的时候说。那个小职员环视周围，看样子是在等待对他玩笑的赞赏。有些人笑了，有些人仍然吃惊地望着给另一个罪犯脱衣服的行刑手。

皮埃尔哼哧着鼻子，皱着眉头，连忙转身回到马车旁，在他走回去坐车的时候，不断地自言自语，嘟囔什么。他一路上有好几次浑身打战，大声地喊叫，以致车夫问他：

“您有什么吩咐吗？”

“你往哪儿走？”皮埃尔对正把车赶往鲁比扬卡去的车夫喊道。

“您不是吩咐去见总司令吗？”

“傻瓜！畜生！”皮埃尔喊起来，他很少这样骂他的车夫。“我说过要回家；快走，糊涂虫。我今天就得离开，”他自言自语，嘟囔说。

皮埃尔在看到那个受刑的法国人和围着行刑台的人群以后，就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再也不能留在莫斯科了，他今天就要去参军，他似乎觉得，不是他已经这样吩咐过车夫，就是车夫自己应当知道这一点。

一回到家，皮埃尔就吩咐他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闻名全莫斯科的车夫叶夫斯塔菲耶维奇：他当夜就要到莫扎伊斯克去参军，要求把他的几匹鞍马送到那儿。这些事不可能当天就安排好，依叶夫斯

“如果战争没有宽大,那么我们就只有在值得赴死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才去打仗了。那时,就不会因为保罗·伊万诺维奇得罪了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而开战了。只有像现在这次战争,才算是战争。那时,军队的紧张程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那时,拿破仑所率领的这些威斯特法利亚人和黑森人^①就不会跟随他到俄国来了,我们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到奥国和普鲁士去打仗了。战争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生活中最丑恶的事情,应当了解这一点,不要把战争当儿戏。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可怕的必然性。这就在于:去掉谎言,战争就是战争,而不是儿戏。不然,战争就成为懒汉与轻浮之辈喜爱的消遣了……军人是最受尊敬的阶层。但是什么是战争呢?怎样才能打胜仗?军界的风气是怎样的?战争的目的是杀人,战争的手段是间谍,叛变,对叛变的鼓励,蹂躏居民,为了军队的给养抢劫他们或者盗窃他们;欺骗和说谎被称为军事的计谋。军人阶层的风尚是没有自由,也就是说,守纪律,懒惰,愚昧无知,残忍成性,荒淫和酗酒。虽然如此,军人却是人人都尊敬的最高阶层。所有帝王,只有中国例外,都穿军服,而且谁杀人最多,谁就得到高级奖赏……就像明天那样,人们凑在一起互相屠杀,有好几万人被杀死和被打成残废,然后为了杀死许多人(甚至夸大伤亡的数字)举行感恩祈祷,宣布胜利,认为杀人越多,功劳就越大。上帝怎样从天上看他们、听他们啊!”安德烈公爵喊道,声音又尖又细。“啊,我的好朋友,近来我太难过了,我发现我懂得太多了。人不能吃那可以分辨善恶的果子^②……唉,日子不长了!”他又说。“不过,你该休息了,我也该睡了,你快回戈尔基吧,”安德烈公爵突然说。

“噢,不!”皮埃尔回答说,用吃惊、同情的目光望着安德烈公爵。

“走吧,走吧:战斗前必须睡个好觉,”安德烈公爵重复说。他快步走到皮埃尔跟前,拥抱他,吻他。“再见,你走吧,”他喊道。“我们会不会再见,不会……”他连忙转身走进棚屋。

① 威斯特法利亚人是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部威斯特法伦州居民,一八〇七至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在此建立王国。黑森人是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南部黑森州居民。

② 故事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二章。

满意地摇摇头,好像不相信他的命令已被执行。仆人拿着潘趣酒进来。拿破仑吩咐给拉普一只杯子,然后默默地一口口饮他那一杯。

“我既没有味觉,也没有嗅觉,”他闻着杯子说。“这场伤风可把我害苦了。他们谈论医学。他们连伤风都治不了,还算什么医学?科维扎尔^①给我这些药片,可是一点用也没有。他们能治什么?什么也治不了。我们的身体是一架活机器。身体是为了生命而构造的。让生命在身体里自由自在,别干预它,让它自己保护自己,它处理自身的事,比用药去妨害它要好得多。我们的身体就像钟表,它应当走一定的时间;钟表匠不能打开它,只能闭着眼睛瞎摸来修理它。我们的身体是一架活机器。如此而已。”他的话头一触及他喜爱的定义,他出乎意外地下了一个新的定义。“拉普,您知道什么是军事艺术吗?”他问。“这是在一定的时间比敌人强的艺术。如此而已。”

拉普什么也没有回答。

“明天我们要和库图佐夫打交道了!”拿破仑说。“等着瞧吧!您记得吧,他在布劳瑙指挥一支军队,一连三个星期他都没有骑马去视察工事。等着瞧吧!”

他看看表。才四点钟。没有睡意,酒也喝完了,仍然无事可做。他站起来,来回走了两趟,穿上暖和的外衣,戴上帽子,走出了帐篷。夜又黑又潮;刚刚能感觉到的湿露从天上降下来。近处法国近卫军的篝火着得不亮,远处沿着俄国的阵线篝火透过烟雾闪着亮光。到处都是静悄悄的,清楚地听见法国军队已经开始进入阵地的沙沙声和脚步声。

拿破仑在帐篷前面走了走,看了看火光,细听一下脚步声,他从一个高个子的卫兵面前走过,这个戴着毛皮帽的卫兵在他的帐篷前站岗,他一看见皇帝就把身子挺得像一根黑柱子,拿破仑在他面前站住了。

“你是哪年入伍的?”他问,他对士兵说话时,总是装腔作势,爱用既粗鲁又和气的军人口吻。那个士兵回答了他。

“啊!是一个老兵了!你们团里领到米了吗?”

^① 科维扎尔是拿破仑的御医。

皮埃尔吩咐马夫牵着马跟他走，他沿着街步行到他昨天观看战场的那个土岗上。土岗上有一群军人，可以听见参谋人员用法语谈话，看见库图佐夫戴着红箍白帽的、白发苍苍的脑袋和他那缩进两肩之间的白发的后脑勺。库图佐夫用望远镜瞭望前面的大路。

皮埃尔沿着阶梯登上土岗，他一看面前的美景，就陶醉了。这仍然是他昨天在这山岗上看见的景致；但是现在这一带地方满山遍野都是军队、枪炮的硝烟，从皮埃尔左后方升起的明亮的太阳的斜晖，在早晨洁净的空气中把它那略带金黄色和玫瑰色的亮光和长长的黑影投射到地面上。风景尽头的远方树林，宛如一块雕刻的黄绿宝石，在天际呈现着错落有致的黑色树巅，在树林中间，瓦卢耶瓦村后面，斯摩棱斯克大道从那里穿过，大道上全是军队。近处是金黄色的田野和小树林在闪光。前后左右，到处都是军队。所有这一切都是生机勃勃，庄严壮丽，而且出人意外；但是，最使皮埃尔吃惊的是，这就是波罗底诺和科洛恰河两岸平川地带战场的景象。

在科洛恰河上面，在波罗底诺村和村的两边，特别是左边，也就是在沃伊纳河在沼泽地带的河岸流入科洛恰河的地方，弥漫着晨雾，雾在融化，消散，被刚升起的明亮的太阳照得透明，雾中一切可以看见的景物神奇地变得五彩缤纷，勾勒出清晰的轮廓。枪炮的硝烟和雾混在一起，在烟雾里，到处闪烁着早晨的亮光——时而在水面上，时而露珠上，时而河两岸和在波罗底诺聚集着的军队的刺刀上。透过烟雾可以看见白色的教室，波罗底诺农舍的屋顶，密集的士兵，绿色的子弹箱和大炮。所有这一切都仿佛在浮动，或者好像在浮动，因为在这一带整个空间都弥漫着烟和雾。在雾气腾腾的波罗底诺附近的洼地上，以及在它以外的高地上，特别是在战线的左方，在树林、田野、洼地、高地的顶端，仿佛无中生有似的不断地腾起大炮的团团浓烟，有时单个出现，有时成群出现，有时稀疏，有时稠密，这一带到处可以看见烟团膨胀开来，茂盛起来，汹涌地滚动，混成一片。

说来奇怪，这些硝烟和射击的声音，构成了眼前景色的主要的美。

噗！——突然现出圆的、浓密的、淡紫的、灰色的和乳白色的烟，砰！——过了一秒钟，发出了这股烟的声音。

“真的吗？”皮埃尔问。“那在什么地方？”

“来，咱们一起到土岗上去，从我们那儿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炮兵阵地还行，”副官说。“怎么，来不来？”

“好，跟您去，”皮埃尔说，他环顾周围，找他的马夫。皮埃尔这才第一次看见受伤的人，有的吃力地步行着，有的被抬在担架上。就在他昨天骑马经过的、摆着一排排芳香的干草的草地上，一个士兵一动不动地横躺在干草旁边，不自然的歪扭着头，军帽掉在一旁。“为什么不把这个抬走？”皮埃尔刚要说，但是他看见副官也在朝那个方向回头看，他脸上的表情是那么严峻，就不再说。

皮埃尔没有找到他的马夫，他和副官沿着山沟向拉耶夫斯基土岗走去。皮埃尔的马一步一颠地落在副官后面。

“看来您不习惯骑马，伯爵？”副官问。

“不，没什么，不知为什么它老一蹦一蹦的，”皮埃尔莫名其妙地说。

“咳！……它受伤了，”副官说，“右前腿，膝盖上方。大概中弹了。祝贺您，伯爵，”他说，“火的洗礼。”

他们在硝烟中经过第六兵团，向前移动了的大炮在后面震耳欲聋地射击着，他们来到一座不大的树林。树林里清凉，寂静，颇有秋意。皮埃尔和副官下了马，徒步走上土岗。

“将军在这儿吗？”登上山岗时，副官问。

“刚才还在这儿，现在走了，”人们指着右方，回答他。

副官回头看了看皮埃尔，好像不知现在怎样安排他才好。

“不必费心，”皮埃尔说。“我到土岗上去，可以吗？”

“去吧，从那儿什么都看得见，也不那么危险。等一会儿我来找您。”

皮埃尔向炮兵阵地走去，那个副官骑着马走了。他们再没有见面，很久以后皮埃尔才知道，那个副官在当天失去一只胳膊。

皮埃尔上去的那个土岗是一处鼎鼎大名的地方（后来俄国人称之为土岗炮垒，或者叫拉耶夫斯基炮垒，法国人称它为大多面堡，致命的多面堡，中央多面堡），在它周围死了好几万人，法国人认为那是全阵地最重要的据点。

有事。”那个军士抓住一个士兵的肩膀，用膝盖顶了他一下。引起一阵哄笑。

“快到五号炮位，把它推上来！”人们从一边喊道。

“一、二、三，一齐来，来个纤夫式的，”传来更换炮位的欢快的喊声。

“哟，差一点把我们老爷的帽子给打掉了，”那个红脸的滑稽鬼龇着牙嘲笑皮埃尔。“咳，蠢种，”他对着一颗打在炮轮上和一个人腿上的炮弹骂道。

“看你们这些狐狸！”另一个士兵嘲笑那些弓着身子进炮垒里来抬伤员的民兵说。

“是不是这碗粥不合你们的胃口？哼，简直是乌鸦，吓成那个样子！”他们对民兵们喊道，那些民兵站在被打掉一条腿的士兵面前犹豫起来。

“这呀，那呀，小伙子呀，”他们学那些民兵说话。“就讨厌这一套！”

皮埃尔看出，每当落下一颗炮弹，每当受到损失，大家就越发活跃了。

在所有这些人脸上，正如从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乌云里，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明亮地爆发出隐藏在内心的熊熊烈火的闪电，仿佛要与正在发生的事相对抗。

皮埃尔不看前面的战场，对那儿发生的事也不关心了；他全副注意力都被吸引在体察越来越旺的烈火，他觉得他的灵魂里也在燃烧着同样的烈火。

十点钟的时候，原先在炮垒前面矮林里和在卡緬卡河沿岸的士兵撤退了。从炮垒上可以看见，他们用步枪抬着伤员，从炮垒旁边向后跑过去。有一个将军带着随从登上土岗，同上校谈了一会儿，忿忿地看了看皮埃尔，就下去了，命令站在炮垒后面的士兵卧倒，以减少危险。接着，从炮垒的右方步兵队伍中间，传来擂鼓和发口令的声音，从炮垒上可以看见那些步兵正向前移动。

皮埃尔从胸墙上方望去。有一个人特别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军官，他拖着佩刀，一面往后退着走，一面不安地

向周围张望。

步兵队伍被烟吞没了，传来拉长的喊声和密集的步枪射击声。几分钟后，成群的伤员和担架从那儿走过来。落到炮垒上的炮弹更密了。有几个躺倒的人没被抬走。大炮近旁的士兵更忙碌，更活跃了。已经没有人去注意皮埃尔了。有两次人们愤怒地呵斥他挡路。那个年长的军官沉着脸，迈着急促的大步，从一尊大炮到另一尊大炮来回地走。那个年轻军官脸更红了，更起劲地指挥士兵。士兵们传递炮弹，转动炮身，装炮弹，把自己应当完成的事情做得紧张而且干净利落。他们像在弹簧上跳跃似的来回走动。

暴风雨的乌云降临了，所有人的面孔都燃烧着熊熊的烈火，皮埃尔正在注视那越烧越旺的烈火。他站在那个年长的军官身旁。那个年轻的军官跑到年长的军官跟前，把手举到帽檐上。

“报告，上校先生，只有八发炮弹了，还继续发射吗？”他问。

“霰弹！”那个向胸墙外观察的年长军官没有答话，喊了一声。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那个年轻军官哎哟一声，弯着腰，坐到地上，有如一只中弹的飞鸟。在皮埃尔眼里，一切都变得奇怪，模糊，暗淡。

炮弹一个接一个飞来，打到胸墙上，士兵身上，大炮上。皮埃尔原先没有理会这些声音，现在听到的只有这一种声音了。炮垒右侧，士兵一边喊着“乌拉”，一边跑，皮埃尔觉得他们仿佛不是向前，而是向后跑。

一颗炮弹打在皮埃尔面前的胸墙边沿，尘土撒落下来，他眼前有一个黑球闪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扑通一声，打到什么东西上面。正要走进炮垒来的民兵，往后跑了。

“都用霰弹！”军官喊道。

那个军士跑到军官面前，惊慌地低声说，已经没有火药了（好像一个管家报告说，宴会需要的酒已经没有了）。

“一帮子强盗，都在干些什么！”军官一面喊，一面转向皮埃尔。那个年长的军官脸通红，冒着汗，皱起眉头的眼睛闪着光。“快跑步到后备队去取弹药箱！”他愤怒地把目光避开皮埃尔，对他的士兵大喝一声。

“我去，”皮埃尔说。那个军官没答理他，迈开大步向另一边走

在所站的地方,甚至从那些凸角堡上——那儿有俄国兵,有法国兵,他们时而同时出现,时而轮流出现,其中有死的、伤的、活的、受惊的、发狂的,——都无法看清楚那儿发生的事。一连几个小时,在这个地区,在枪炮不停地射击声中,忽而出现步兵,忽而出现骑兵,其中有俄国的,有法国的;他们出现,倒下,射击,相遇,彼此都不知道怎么办,叫喊着,往回逃跑。

从战场上,川流不息地向拿破仑驰来他派出的副官以及他的元帅们的传令兵,向他报告战斗的情况;但是所有这些报告都是假的,因为在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无法说出在一定时刻发生了什么事,还因为许多副官并没有到真正战斗的地点,只是转述他们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东西;还因为副官从两、三俄里外跑到拿破仑这儿,其间情况已经变了,带来的消息已经不真实了。譬如说,从总督那儿驰来一名副官,带来消息说,波罗底诺已经被占领,科洛恰河大桥也落入法国人手里。副官问拿破仑,是否命令军队渡河?拿破仑命令说,军队到河对岸整队待命;但是,不仅在拿破仑发出命令之前,甚至当那个副官刚刚离开波罗底诺时,就在战役刚开始,在皮埃尔参加的那次搏斗中,那座桥已经被俄军夺回,而且烧掉了。

从凸角堡驰来一个面色苍白、神色惊慌的副官,向拿破仑报告说,法军的进攻被打退,康庞受伤,达乌阵亡,而实际上,就在那个副官说法军被打退的时候,凸角堡已经被法军另一支部队占领,达乌还活着,只不过受点震伤。拿破仑就是根据这些不可避免的谎报发布命令的,那些命令不是他未发布之前就执行了,就是不能执行和未被执行。

元帅们和将军们离战场较近,但也和拿破仑一样,没有参加战斗,只是偶尔走到步枪射程以内,并不向拿破仑请示,自己就发出了命令,指示向哪儿和在什么地方射击,骑兵向哪儿去,步兵向哪儿跑。但是甚至他们的命令也跟拿破仑的命令一样,以最小限度、偶尔才被执行。常常出现与他们的命令相反的情况。奉命前进的士兵,一遇见霰弹就往回跑;奉命坚守一个地点的士兵,一看见对面突然出现俄国人,有时往后跑,有时扑向前去,骑兵也不等命令就去追击逃跑的俄国人。又譬如,两团骑兵越过谢苗诺夫斯科耶冲沟,刚登上山坡,

演着用药品危害病人的医生角色，——虽然他对这个角色曾有十分正确的理解和指责。

弗里昂师也像别的师一样，在战场的烟雾中隐没了。副官们从各方面不断驰来，他们好像商量好似的，都说同样的话。都要求增援，都说俄国人坚守阵地，而且说可怕的炮火，法国军队在那炮火下逐渐减员。

拿破仑坐在折椅上沉思起来。

那个从早晨起就没吃东西，喜欢旅行的德波塞先生，走到皇帝面前，大着胆子恭请陛下用早餐。

“我希望现在就可以向陛下庆贺胜利了，”他说。

拿破仑一言不发，表示否定地摇摇头。德波塞先生以为他是否定胜利，不是否定早餐，就嬉笑着恭敬地说，能吃饭而不吃，世上是没有这个道理的。

“走开……”拿破仑突然面色阴沉地说，并且把脸转过去。德波塞先生脸上露出抱歉、后悔、欢喜的幸福微笑，迈着滑行的步子走到别的将军那儿去了。

拿破仑情绪颓丧，正像一个一向幸运的赌徒，疯狂地下赌注，从来都是赢的，可是忽然间，正当他对赌局的一切可能性都精打细算好了的时候，却感到把路子考虑得越周到，输的可能性就越大。

军队依然如故，将军依然如故，准备依然如故，部署依然如故，简短有力的告示依然如故，他本人依然如故，这都是他知道的，他还知道，他现在比过去经验丰富多了，老练多了，而且敌人也依然同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战役时一样；但是，可怕的振臂一挥，打击下来却魔术般地软弱无力。

仍然是以前那些准保成功的方法：炮兵集中一点轰击，后备军冲锋以突破防线，接着是铁军骑兵突击，——所有这些方法都用过了，不仅没有取得胜利，而且从四面八方传来一些同样的消息：将军们伤亡，必须增援，无法打退俄国人，自己的军队陷入混乱。

从前，只要发两三道命令，说两三句话，元帅们和副官们就带着祝贺的笑脸跑来报告缴获的战利品：成队的俘虏，成捆的敌人的军旗和国旗，大炮和辎重，缪拉只请求让他的骑兵去收集辎重车。在洛

二天进攻的命令，就是沿着这条链子传遍全军每个角落的。

传到这条链子的最后一环的时候，已经远非原来的话和原来的命令了。在军队各个角落互相传说的故事，甚至与库图佐夫说的话完全不同；但是他的话的含意却传到了各处，因为库图佐夫所说的话并非出于狡诈的计谋，而是表达了总司令和每个俄国人心灵中的感情。

得知我们明天要进攻敌人，并且从最高指挥部证实了他们所希望的事，疲惫、动摇的人们感到安慰和鼓舞。

三十六

安德烈公爵的团留在后备队，直到下午一点钟，后备队仍然在猛烈的炮火下驻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后面，没有行动。一小时后，这个团已经损失二百多人，才向前移到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和土岗炮垒之间的一片踩平了的燕麦地，那一天土岗炮垒里伤亡了好几千人，下午一点多钟，敌人的几百尊大炮集中火力对它猛轰。

这个团在这儿没动，也没放一枪，又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从前方，特别是从右方，在停滞不散的硝烟里，大炮隆隆地发射着，前面那一带神秘的区域，整个地面都遮着烟雾，从那里不断飞出疾速的咝咝作响的炮弹和缓慢的呼啸而过的榴弹。有时，好像让人们休息一下，一连一刻钟炮弹和榴弹都在从上空飞过去，可是有时，一分钟工夫团里就损失几个人，不断拖走阵亡的，抬走受伤的。

随着每次新的打击，还没有被打死的人的生存机会越来越少了。团在三百步距离排成营纵队，虽然这样，全团人都受同一情绪支配。全团人一律沉默不语，面色阴郁。队伍里很少有谈话声，即使有人谈话，但是一听见中弹声和喊：“担架！”声，谈话就停了。大部分时间，全团人遵照长官的命令坐在地上。有的摘下帽子，专心地把褶子抻平，然后再折起来；有的抓一把干土，在手心里搓碎，用它来擦刺刀；有人揉一揉皮带，把带扣勒紧；有人把包脚布仔细抻平，然后重新把脚包好，穿上靴子。有些人用犁过的地里的土块搭小屋，或者用麦秸编东西。大家都好像全神贯注在这些事情上。当打伤或打死了人的时候，当成队的担架走过的时候，当我们的队伍后撤的时候，当大批

敌人在烟雾中出现的时候,谁也不注意这些情况。可是当我们的炮兵、骑兵向前面走过去的时候,当我们的步兵向前移动的时候,四面八方响起了赞许的声音。但是,最能惹起注意的却是那些与战斗完全无关、完全不相干的事。好像这些精神上受折磨的人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平凡的、日常生活上的事物上,可以得到休息似的。一个炮兵连从团的正面走过,一辆炮兵弹药车拉边套的马迈出了套索。“嘿,瞧那匹拉边套的马!……把腿伸进去!它要跌倒了……哎呀,他们没看见!……”全团的队伍都在喊叫。又有一次,所有的人都注意不知哪儿冒出的只褐色的小狗,它把尾巴翘得高高的,满怀心事地迈着小碎步,跑到队伍前面,忽然,附近落下一颗炮弹,它尖叫一声,夹起尾巴,跳到一边去了。全团的人哄然大笑,发出尖叫声。但是这种开心的事只延续几分钟,而人们在不断的死亡恐怖中不吃不喝地站了八个多钟头了,苍白忧郁的面孔越来越苍白忧郁了。

安德烈公爵也像团里所有的人一样,面色苍白而阴郁,他背着手,低着头,在燕麦地旁的草地上从一个田垅到另一个田垅走来走去。他无事可做,也无命令可发。一切都听其自然。阵亡的人被拖到战线外面,受伤的人被抬走,队伍靠拢起来。如果有士兵跑开,他们立刻就赶回来。起初,安德烈公爵认为鼓舞士气,给士兵做一个榜样是他的责任,所以在队伍里走来走去;但是后来他才认识到,他无须教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教他们的。他和每个士兵一样,全部的心力都在努力避免想象他们处境的危险。他在草地上来回走动,慢慢地拖着两只脚,蹭得地上的草沙沙作响,眼睛盯着靴子上的尘土;他有时迈着大步,尽可能踩上割草人在草地留下的脚印,有时数自己的脚步;计算走一俄里要经过多少两条田垅之间的距离;有时采几朵长在田垅上的苦艾花,放在手掌上揉碎,然后闻那强烈的甘苦香味。昨天所想的東西一点也没有了。他什么也不想。他用疲倦的听觉细听那总是同样的声音,分辨枪弹的尖啸声和炮弹的轰隆声,看第一营的士兵那些已经看腻了的脸,他在等待着。“它来了……这一个又是冲着我们来的!”他谛听着从硝烟弥漫的地带发出的越来越近的呼啸声,心里想道。“一个,两个!又一个!打中了……”他停下来看了看队伍。“不是,飞过去了。不过这个打中了。”他又开始走来走去,极力